

天涯诗海

快速路剪辑

(外一首)

■ 向前

该向今天的太阳道声谢的
她撒下的光斑在风里翻页
是人间递来的 未拆的暖信
那片晃动的亮 都牵着晨的
衣襟

该向奔波的上班族道声谢的
公文包蹭过晨霜 又沾着暮色
在晨昏的频道间反复切换
把日子褶皱 变成平整的暖
指纹里藏着 未说出口的坚韧

该向网约车司机道声谢的
方向盘碾过星星铺的路
他们是种月亮的人 最懂
星星何时落进车窗 又何时
把晚归的人 轻轻放进月光的
褶皱

该向路边的交警大哥道声
谢的
制服浸着暮色的浓 汗水洒开
深蓝
手臂托起晚风的轻柔 手势
把车流梳成细浪 霓虹漫过肩
头时
整条街都在他袖口 轻轻摇晃

该向家里等的亲人们道声
谢的
灶台腾起的烟火气 漫过窗
台时
岁月正把日子揉成温暖的褶
每个等门的灯 都亮成
归途最软的坐标

该向这条快速路道声谢的
车流驮着方向 尾灯串起安宁
红绿灯眨着眼睛 我们在彼此
的灯影里
交换体温 和未说尽的远方
每个人都是路标 映着同片光

多少脚步轻叩柏油 多少目光
追尾星光
路灯亮了 车灯亮了 连风都
带着暖芒
心尖的纹路 正跟着光 慢慢
舒展
像被熨平的褶皱 藏着细碎
的响

最后 该向生活道声谢的
所有没说出口的温暖 都在
柏油的辙痕里扎根 每道裂纹
都长着暖

故乡的井

青石圈住半亩凉
养着连队的月光
我弯腰时 故乡便爬上脊梁
从山坳到楼宇的窗
井水在血脉里晃啊晃
每一滴坠落的地方
都长出胶树 喷着乳白的过往

后来脊梁弯成井绳的模样
井水仍亮得像初涨的晨光
它认得我掌心沟壑的走向
就像认得父亲的扁担
丈量大地时 吱呀的悠长

如今并沿爬满青苔的诗行
我还听得见 某个深夜
水桶碰碎星光的脆响
在老树下 轻轻摇晃
晃成乡愁 最软的形状



夜色下的农村联排房。蒙海龙 作



奎霞人的性子像极了榕树,即便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要让根须牢牢扎下,把枝叶伸向更广袤的天空。昔日漂洋过海的那批人,未必都能归来,古厝便是他们的精神根系,盘结着千丝万缕的乡愁。

入秋以后,天气晴朗而微凉。温柔的阳光为大地披上了一层淡金色柔纱,漫步在奎霞传统村落,宛如步入一座“中西合璧”的闽南华侨建筑大观园:清末“皇宫起”闽南大厝、民国番仔楼、近现代哥特式洋楼……四百余座大厝星罗棋布,错落隐现于绿荫之中,静守着跨越山海的缱绻乡愁。

奎霞村坐落于南安市石井镇南端,东倚奎山,滨临碧海,与金門隔海相望。明万历年间,奎霞先人便远渡南洋谋生,相继返乡建厝起楼,各式民居开枝散叶,相连成片,形成了承载着侨乡文化记忆的奎霞古民居建筑

群。这些古厝形态各异,既有飞檐斗拱的闽南传统大厝,也有水泥廊柱的南洋风格建筑,多以砖石砌筑,或单进两落,或叠盖楼阁。梁柱门窗、山尖墙面,处处雕饰有人物、花卉、祥禽、瑞兽等图案,较好地保留着历史原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林文质故居,堪称闽南“皇宫起”大厝代表,古朴的红砖墙、敞亮的石厝院、高翘的燕尾脊,宛如一位身着秀士静待佳期的新娘,娴雅而立;番仔楼和洋楼则融汇中西,既延续着闽南建筑土木石砖结构,又引入了钢筋、水泥、釉面砖等舶来品,透出一股“洋气”。

立秋日,朋友圈总被瓜刷屏。红瓤黑籽,清水冰镇,配文俏皮:“啃个秋,咬住夏天的尾巴!”瓜刀落下,咔嚓脆响,仿佛一声号令,万人同嚼清凉。这齿间盛事,古人唤作“咬秋”“啃秋”,内里乾坤,早已流转千年。

清人张燕《津门杂记》载:“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农人眼毒,瞧出暑气将尽未尽的凶险。伏天熬人,湿郁郁结,瓜果清凉多汁,恰是解暑良药。田间地头,采摘新瓜,汉子赤膊围坐,刀劈瓜裂,汁水四溅。一口咬下,暑气顿消,哄笑声惊飞瓜棚上的宿鸟。这“啃”,是实打实的生存智慧,是身体对节气的本能呼应,借自然之甘凉,驱人间之瘴疠。瓜皮狼藉处,是对秋老虎的酣畅宣战。

斗转星移,瓜果四季常在,空调凉风习习,啃秋的风尚之需淡了,仪式却未消亡,只是挪了地方,换了模样。大宅院里,冰湃西瓜切片装盘,是家宴上应景的点缀;小户人家,案头切半只瓜,插几支勺,也算过了节气。及至今日,那咔嚓一刀,更多落在手机镜头前。红瓤衬着滤镜,清凉的滋味退居二线,分享的冲动涌上前台。“啃秋”二字,化作指尖轻点的一个符号,一张投给集体记忆的认同票。秋老虎余威尚在,咬一口瓜,仿佛真能咬退几分燥热,这是对无常的心理盔甲。自然节律被城市霓虹搅乱,唯有这口瓜,提醒人尚未彻底脱轨。仪式感像件旧衣,虽不合身,披上却莫名心安。更深处,那片刻的冰凉甘甜,是都市人渴求的短暂“出逃”,从案牍劳形中偷得一口喘息,一丝象征性的山林气。

啃秋之俗,从田间地头的生存必需,到方寸屏幕的精神慰藉,一路瘦身,一路蜕变。其形虽简,其质犹存。它如一枚活化石,嵌着人与天地古老的契约。我们曾靠它抵御时疫,如今借它抚慰心神。当瓜汁淌过舌尖,我们啃食的,何止是甘甜果肉?那是与自然微弱却固执地勾连,是对流转时光一声含混而深情的应答,仿佛借这点凉意,能咬住流转的时光磨盘,在季节更迭的缝隙里,替我们刻下一个小小的属于“人”的印记。

朱明坤

四季回音

候鸟的快递

朱明坤

七夕后没多久,我听见天空传来快递员脚步声。

那是一种有节奏的鸣叫,从云端落下,敲打着我的耳膜。抬头望去,只见一串黑点正匀速掠过城市上空,像谁用毛笔在蓝天信纸上画了一串省略号。是雁阵,它们年年这个时候来,从不误期。

小时候祖父说,雁是天空的邮差,那会儿觉得老字真会想象。如今再看雁阵,觉得这比喻再恰当不过。你看头雁是组长,经验最老到,认路最准。后面跟着组员,个个埋头赶路,不挣不抢。它们最讲究队形,

偶尔有只年轻的扑腾到前面去,立刻就会被老雁叫回来。

它们送的什么快递?它们投递秋天,投递凉意,投递一个季节转换的消息。第二天晨跑时,我发现跑道两边的梧桐树叶镶了金边。第三天,邻居家的桂花偷偷冒出来粒粒的花苞。第四天,卖糖炒栗子的三轮车准时出现在巷口……这些都是雁阵投递的包裹,签收人是我们每一个抬头看天的人。

古人比我们懂得接收这份快递。李白收过,写下“长风万里送秋雁”;范仲淹收过,吟出“塞下秋来风

都市表情

划过天空的纸飞机

陈庆乾

周末,带着儿子在一个小公园内闲逛,一阵吵闹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在一大块平坦的草地上,一群孩子在兴奋地掷着纸飞机,兴高采烈地比较着谁的飞机飞得更高,谁的飞机又能飞得更远。我看着孩子们手中的纸飞机,天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心湖里顿时泛起一圈圈回忆的涟漪。

在我的记忆之匣里,最让我们着迷的玩具就是纸飞机。儿时,玩具少得可怜,用纸折成小船、手枪、飞机等,就成了我们最主要的玩具。一张纸,可以折成船,放在水中,但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水浸湿,软软塌塌;两张纸,可以叠成手枪,帅气地拿着它见人就瞄准,但家长们总会呵斥这种不礼貌的行为。唯独用纸折成飞机,在院子里、小河边、田野间欢快地投来扔去,家长们不会多管,仿佛那些飞来飞去的纸飞机,就是我们的一个小伙伴,会带着孩子的梦想,飞向蓝天。母亲还会笑着不断地鼓励我:“飞吧,飞得再高一点,谁现在飞得高,长大了就能去开真飞机。”

所以,我总是会拿出十二分的认真,折好每一架纸飞机。谁能折出工整、漂亮,又能飞高、飞远的纸飞机,谁就是孩子们心目中厉害的人。一次,我在和伙伴们的纸飞机比赛中败北,心情郁郁寡欢。母亲对我说:“傻孩子,纸飞机飞得高不高,要看你折得够不够好,更看你扔得够不够好,甚至还要看你的运气够不够好。”

后来我慢慢长大,我才渐渐明白母亲当年所说的话。我们的人生何尝不像孩子们手中那一架架的纸飞机?我们时常为了一个目标而精心准备着,而结果经常是我们的“纸飞机”飞得歪歪扭扭,事与愿违。其实这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们的每一架“纸飞机”都会落地,最重要的是它曾经载着我们的梦,划过天空,留下属于自己的轨迹。这小小纸飞机承载着的,原不止童年的快乐,远大的梦想,还有对世事的思考。

当晚回到家中,我和儿子一起折起了纸飞机。我们在宽敞的客厅里,掷出那些纸飞机时,儿子笑得格外开心。



景异”。现在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低头看手机,忘了天上还有这么准时的快递服务。好在雁阵不在乎,照样年年来敲门。快递员也有调皮时,有时故意把队形排成“一”字,有时又变成“人”字。像是在提醒我们,一字最简单,人字最复杂。可惜地上看天的人,多半不懂这空中书法。

最感动的是它们从不进驿站休息,就在云层里赶路,耽误了时辰可不行。它们的快递费是南方温暖的沼泽地,是来年春天的北归权。我家小儿看见雁群掠过,他指着天空喊:“鸟鸟加班!”童言无忌,却道破天机。

乡间美食

一缸岁月一缸甜

黄亚芳

“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白露刚敲开仲秋的门,风里先添了几分凉,又裹着丹桂的甜香扑面而来。每年这节气一到,我的家乡家家户户都要用糯米、高粱这些五谷,酿上一缸白露米酒。

爷爷是酿白露米酒的老手,他总说:“醇和不过白露茶,甜糯不过白露酒。饮一碗白露米酒,温着脾胃,好为秋冬寒冷的日子打底。”

天刚蒙蒙亮,爷爷就系上旧围裙,把老屋前的大陶缸刷得发亮,透着温润的光。圆糯米泡了一夜,胀得珠圆玉润,爷爷把它们倒进大灶上的木甑里蒸。木甑散出的淡淡杉木香,混着粮食本身的朴实香气,把整个灶间填得满满当当。爷爷时不时揭开甑盖,用手指探探米的生熟,边看边喃喃自语:“火候差一分,酒味就薄一寸,糯米必须蒸得恰到好处——不夹生,也不能太烂。”等糯米蒸得通透透亮,他就把木甑端下来,倒进干净的竹匾里晾凉。

最关键的是下酒曲。爷爷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拈起一小撮碾成细末的酒曲,像撒雪花似的,均匀拌进微温的糯米里。手指翻飞间,

志慰阿母心”,匾上“为善最乐”出自石井名士伍竹之手。大厅内悬挂着林家主母李乌绸与儿孙的旧照,屋中还有一副楹联,上书“读书益智胸有长春 习劳戒惰身享多福”,家风和孝道俨然是这座古厝的精神魂魄。

相比建筑样式、装饰工艺上的讲究,蔚萱楼里流转的人情温度更动人。一位年迈的阿婆正靠着躺椅听南音,她说,自己年少时便在这里帮佣,后来主人远行,她便留下来看守房子。古厝里住着的几乎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他们依旧沿袭着世代相传的生活习俗,从老井里汲水洗衣物,在天井中晾晒谷物,金黄的稻谷、饱满的花生、泛着诱人光泽的红薯干……因为有人住着,庭院才有了炊烟袅袅的生机,使古厝不再只是建筑,而是成为了时间与记忆的容器。这些被岁月留下的老人,反而成为了村落最忠实的守护者。

奎霞的榕树,又何尝不是乡愁的化身?不知何年何月,飞鸟衔来一粒种子,也许还沾着故乡的泥土,掉落在了古厝一隅,从此生根发芽。它们或与古厝相依而立,或曲茎虬枝渗入砖缝墙体,与建筑共生共长。

最为令人惊叹的当属村落中区的柳姑楼,这栋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二层番仔楼,早年为华侨林华梁的父亲所建,砖石依然坚固。离地三四米高的墙面上,竟攀附着五棵盘根错节

的古榕树,根须沿着墙面扎入大地,与红砖墙紧紧相扣,绿荫掩映下,“寻根奎霞”四个字,仿佛是一句未说尽的叮咛,等待着远行的游子侧耳聆听。

如果说奎霞古村与其他村落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大概就在于资源的活化利用。随着海口厝茶社、艺术工作室、乡愁记忆馆等文创空间悄然兴起,古村不再只是典藏的标本,而变成了可沉浸触摸的鲜活现场。比如位于中区的193号民居,经过修缮后成为奎霞书院,庭院洁净,花草缤纷,几处石凳随意地摆放着,在这里慢读一册诗书,俨然世外清欢。每年暑假,奎霞书院都会举办公益夏令营,为村中二十多个留守儿童提供学习娱乐的一方天地。一批清华大学生志愿者远道而来,走进这座红砖院子,为孩子们上课,朗朗书声响彻院落,荡入悠悠白云深处。

若你心中也有一段无处寄放的乡愁,不妨来此小住,听一听海风低语,让漂泊的灵魂在古厝的怀抱里静静栖息。

候鸟的确是在加班,为我们投递季节的变更。

黄昏时候我又看见它们。这次飞得低了些,能看清翅膀抖落的余晖。它们是要赶在天黑前把最后一份快递送完,那份快递是渐长的夜,是渐凉的风,是渐渐变黄的银杏叶。

忽然想起昨夜看的书,说雁阵飞行能节省七成功力。原来它们不仅是快递员,还是节能标兵。这倒提醒我了,明天该把空调收起来,学学候鸟的节能智慧。

雁声渐远。天空的快递员消失在楼群后面,留下签收单给我们。签收单是忽然凉起来的晚风,是早开的桂花香,是想要烫一壶黄酒的念头。

我站在阳台上,朝它们消失的方向挥手。谢谢啦,快递员同志。明信片已收到,秋天很漂亮。来年春天,记得再给我们送这桃花来。

天空没有回音。但我知道,它们准能听见。

每一个动作里都藏着时间与汗水的沉淀。最后,他在米中央利落地掏了个深深的酒窝,说:“这是给酒留的呼吸孔。”陶缸用厚厚的棉被裹得严严实实,放在灶台最暖和的角落。“成了!”爷爷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

某天清晨,一股极淡、却格外清冽的甜香,从棉被缝里悄悄钻了出来,爷爷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子,那酒窝里已经盛满了清亮如玉浆的果汁,在阳光下轻轻颤着。爷爷用长柄竹勺舀起一小勺初酿的果汁,递到我嘴边。我轻轻抿了一口,酒液清冽,裹着糯米的甜,还有种说不出的诱人酒香。爷爷看着我咧嘴的模样,哈哈大笑,自己也斟了一盅,一饮而尽,边嘟囔边点头,仿佛饮下了整个秋天最实在的丰饶。

“一壶白露酒,清风明月饮半酣。”或许人生就和这缸米酒一样,要经过流年的浸泡、生活的蒸煮、岁月的发酵,还要耐得住等待的时光,才能品到那份清甜。这酒里酿的是五谷,更是日子;饮下的是甜香,更是岁月沉淀的安稳——要熬得住岁月,才能品到最终的醇。